

新刊權載之文集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七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奉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
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前此中朝薦紳先生之徒
車數擊于通遼觴酒交于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陰弦
晦屢移其權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離孫權德輿
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
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道之腴與古

爲徒休影息跡以閑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章於利欲大則圓于得喪議真者羞之公之先扶陽始以丞相致仕爲西漢盛典逍遙以安車不屈爲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宏其世嘉遷德風盛于一門况吾君用太和理萬物動靜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宏教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爲駢枝名聲爲纏繳無耗氣無熱和退然葆真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頤者知懼矣出車家林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惟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算既醉而罷虧成

彼是曾不棲于念慮之中而惠風閑雲飄拂左右動用
視聽無非大方排是類而廣之則泛濫伊陟嵩邱又可
知也小生無似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篇

送台州崔錄事二十三丈赴官序

夏四月臨海郡紀綱掾崔穉璋受命選部出事東門是
歲重表甥權德輿始至京師寓居同里顧其室空無以
自貶遠輒竊仁者之義申之以言云古之君子修誠以
慎獨居易以養正行實中茂而纓轂外華其或不至則
安之若命蓋直己而不必用蹈方一作道而不必行居今行
古者實鮮而稚璋是已言必踐學必思四命官率由會

府進不苟而交不黷簡廉肅給推心爲理滿歲罷去則
與令弟耕于茅山之下睦姻食力修家法考農政嘻嘻
申申有義有仁起于棖闡被于鄉黨之動也之靜也得
古之遺風闡然而未彰不易其方寧蹇連以終否無奇
袞以害正華髮承弁知者歎之且夫列郡之督郵視天
臺之司轄地征之衆寡賦政之細大爲樞爲柅何莫由
斯予獨知臨海之人受賜不暇矣况琪樹風清石橋月
明羽人仙子髣髴如覲遺有涉無與境而勝象外之歡
可勝既乎今大君子主制河東諸侯府多備賢且有雅
和稚璋者庸詎知今日適越不爲異時之大來耶二三

君子送遠加等醴酒以祖道歌詩以發志賢稚璋而思
仙山故也各見乎詞

奉送崔二十三丈諭德承恩致仕東歸舊山序
大易之言君子也有出處語默之異或有猷有爲以宣
事功或不勞不伐以順天理則陳力於岩廊之上潔身
於巖石之下皆其所也至于振風聲以助時化無乃處
者裕乎丈人燕居積四十年而天爵人爵合發至京師
周月而解巾致政之詔再下豈徒然哉初躬耕于延州
三茅山之趾安仁食力聲利不入心靈曠而體胖道義
富而家肥閨門淑行流於鄉黨泊然與白雲鷗鳥同其

無事去年春鶴書下江南守臣多方以起之至止之日
褐衣詔見未受命而被以章紱既受命而侍于宮朝循
性蹈道不遷于物抗章乞身詞直而明凡五上而後得
請之詔下寵秩優禮周行聳視上以爲天下之本至重
必資賢人以奉三善故命職命官皆在于是及不得已
而賜告也猶以審諭道德處之不然者豈無他豐祿耶
蓋尊元良以貞萬國聖人之心也噫夫士能自審出處
之宜而不惑者鮮矣或囿於利欲四顧滿志或没于黨
類不能自還嚮非疆志峻節皦然清厲大圭不琢獨鶴
無侶難乎哉追思曩歲一踐巖徑益三十年矣徐話舊

故有悲有歡唯冥冥翰飛不可及已輕裝喜氣心與道
勝軟輪徐駐故山有輝想夫草堂環合喬松千餘本交
柯翳景吟泣風露幅巾長謠偃放其間一氣不耗四支
交暢清時外臣其樂如何非仁聖不能全不奪之操非
堅明不能果獨往之志惇史古風復行于今群公惜別
飛蓋擁道如漢廷祖二疎故事而類之以歌詩德輿派
其心源也熟故斯言不忤

奉送薛十九丈授將作主簿分司東都序

丈人罷碭山尉之歲德輿未旣亂寓居南徐拜手之初
就傳未足以遜志歌詩未足以類事嬉于硯席不知苞

羞會離之際亦命之賦爾來向三十年矣因緣進越濫
吹于朝而丈人以河陰丞滿歲參調亦既感泣悲歡相
乘微辯風采乍疑夢想而又徵楊惲史氏之學發羊曇
西州之歎家風代德有所未知遺文逸簡甫獲傳授以
丈人素履厚行含章立誠黃琮白珩粲然內照可以書
惇史激薄俗者有焉方安舒以潔已耻孟晉以枉道俛
首受署不競于時方今王在在鎬東人望幸百執事之
府署盡備擇才以理繕工之屬分領厥司所趨者靜不
薄其祿且以嵩峯之下素業在焉與夫角逐于京劇者
異日論也離觴舉白征葢就途因以弱歲菲詞發篋見

示且曰今日之別其可默耶直書下情拜命之辱

奉送韋十二丈長官赴任王屋序

丈人承炎漢扶陽重侯之後代爲多才耶襄德勲戴翼
周運其族滋大猶景山鄧林峻極扶疎昌阜蕃祉其理
然也以仁義之根祇發文學之英華居夷處厚恬然自
是凡五筮仕三以選部掄材升詳延慰薦其進不苟始
調爲黃綬尉其後再厯郡都吏縣大夫皆有理效著於
官下出入三十年間清議以法冠郡節處之而竟未至
嚮者枉尺由徑與角遂者均其六轡則纍纍若若之佩
不足取也而消息木雁精辯龜頤乃命復腰銅章實長

王屋且以天壇日觀境非人間酒襟靈而清眎聽揮麈
霄以挹沆瀣然後用愷悌清靜之道惠于一同有吏有
隱真君子之心也昔卓子康魯仲康之倫爲客與中牟
至司徒太傅皆教化之所自也仁遠乎哉猥以庸薄累
叨榮級宴較佐酒恭聞話言徵孩提而見愛語中外以
多感拜手授簡情如之何朝賢士友類詩以覘懿茲跋
履之可書且俟其光大也

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

今名卿賢大夫繇參佐而升者十七八蓋刷羽幕廷而
翰飛天朝異日之濟否視所從之輕重故予內兄以黔

巫之地爲夷途安流者受署於中執法王君故也以王君之馨香望實且處清近久矣惟天愛人授茲一方則兄之赴知己誠可賀也兄端明文敏焯見吏理奉本府之書奏陳遠人之便宜已事復命驅車就路敢用觴酒宴輶繫之以言曰武陵長溪四封十五郡大凡五十餘城以仁佐賢寧彼縣道婉婉話言化而風謠然後徵理行之第一獻賓寮之功用夫如是得不謂所從之重乎京師離群詠歎仁政寓辭鈴閣之下金玉其音

送李侯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府序

相國臨淮公觀風俗於井絡之下辟禮所及皆萬人登

七隴西李侯虛中敏厚而文嘗再中正鵠於春官天官
氏同門生已翰飛三臺出入承明獨用恬退結黃綬於
伊洛或靜以勝熱或羸而不蹶予意其必遇真工大冶
以發鋒刃今果峩惠文趨黃閣視其所舉問其所從可
以交賀矣行當見相君政成一方執介圭歸上台則掖
垣侍從之選不在從事之賢者吾不信也中外零落始
衰多病祖道握手漼然涕洟若至銅梁玉壘之勝踐使
軒賓榻之盛集皆備於歌詩者之說不能悉數云

送崔十七叔胄曹判官赴義武軍序

司徒延德王握兵符相印專征於博陵上谷之地理下

建都府以雄山東行師必直壯辟士必誠重州壤之內
憇信是求上君子之宦遊寓去其本久矣亭伯子玉之
裔幕廷賓榻之選行車選日姻族榮之以執事之端敏
肅給且故相國安平穆公之從父弟也腴潤於友愛琢
磨於仁義謙以自牧實而不華闔門公府皆奉金鉉人
倫之美無乃裕乎居則贊長轂名在諸侯之策行則侍
介圭來近天子之光人生少別斯乃細故不當效兒女
子戚戚在勉固志業而已至於道觀離宴歌詩感激則
備於右拾遺獨孤郁前敘云

送睦州李司功赴任序

郡功曹實亞都吏而冠六聯選部銓署勤於他職李侯
宗室子器幹明茂蒞官處煩率無留事清修緣飾傾心
於士友此其可尚也子接李侯中外之姻十二年矣曩
歲旣展禮屬子有禮官之命來趨闕下今茲得調甫獲
再會又屬子承乏代斲於儀曹不得授館以觴酒相歡
纔數四耳征蓋將去離憂惻然竊聞太夫人賢明有闔
門訓誡予之內妹主中饋勸以義出則事良二千石分
曹賦事人則順承慈歡琴瑟靜好名教之樂豈待多祿
耶富春江魚浦潭紀行之詩與郡中坐嘯主諾之謠吾
知之矣族屬羈滯於江南者衆寓書難徧悉爲多謝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爲
心德輿羈州時伏見從叔義興君戶部君送別二序自
前秦安邱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辯其昭
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
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
初以仁愛任郵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
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爲孔門上第宏之在人仁遠乎哉
况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廉可以
游刃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

乎佐酒需醉歌詩爲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古者採詩以辨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今凡能泝其末流泳于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于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棖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于儀曹瞻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愠羸而不驚蓋能反諸已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

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務諸遠大鸞出幽谷鵬擊南
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之賀豈止於今耶南宮郎
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興爲僚徵詩賦別以附其志謹序

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

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麻廕而奉清廟齋祠者及
夫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
之其於獎人爲善之義深以從兄承舄奕簪纓之後荷
歲蕤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
署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
依是間土有良二千石爲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

夜勤敏椎輪積水或在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繇俾羣從偕賦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參軍序

今年羣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以十數典廉舉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解巾叅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椽周衛叔氏簿郊城代耕話別徵時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況爾文敏修潔澡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詞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自卯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束以紳佩烟霞并田如在目前舉白祭駮離憂加等尚書公以政成事

簡鎮安一方幕庭婉婉多我之執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
爲可知闔然日彰嚮吾所謂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
年二月醉後序

送三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

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則
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由士而進得不謹於初以自重
耶然則鑊于之刃騷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
孺所由獲進於左君之門也左君嘗貳六官之半復以
網轄再臨儀曹銛鋒絕足於是乎得且爾韶年秀發好
學不遷迨于弱冠餘勇可賈修詞體物講貫習復發功

中的觀者偉之夫每歲登名者四方之人皆屬耳目以評其當否不可誣也若爾之敬遜務時敏沛然得之異時遠至如在步武矣吾與長孺曾王父在永崇開輝之間繼以賢能之書來獻於王庭德名家法華萼相輝暨吾早歲亦將砥礪充賦而先友過聽遽以名聞蓬茅之中未筮而仕旣而中外族姻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爲雖冗員解巾亦君所命也豈可更名越禮以孟晉求售耶循性所安游寓湖海或辱賓召亦嘗從之頃歲以禮官徵至闕下因緣朝獎忝冒清近旣非所宜居常缺然歲時易過道義難就視爾之年猶前日年每思孔孟不

惑不動心之言以爲元龜而未能也然則舉於鄉者士
君子之本爾能聿修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城于
豐理有課最家有教義駕言歸寧拜慶堂下青純被體
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況吾之心耶宗門單鈔從弟
之仕次者不十數輩相愛以誠惜別爲甚因爾之文藝
徵吾之出處故詞雖繁而不能已也噫風水之積厚也
方可以負大舟大翼爾其勉之其餘則良會慎夏寓書
而已十四年四月從會祖兄德輿敘

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

漢廷諸公皆附經術而施政事故其有猷有爲不疚不

懼若況者嘗理左右史記事記言之經傳謨訓居有司
籍奏中乃令參調署吏以養以仕言願於行行本於經
修性勤身而祿在其中矣學者病口隸其言而心不能
通故吾三年第經明者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達者往往
有焉嘗與賢諸侯河東柳敬封吳郡陸伯冲寓書往復
論取士之道二君子言之頗詳若况之所履其吾與二
君子之所欲求也豈無多文之富耶而況不耀豈無趣
捷之敏耶而況不爲蓋質素者受采必固平夷者遵道
必遠况之志其在茲乎吾與况行以五綵衣裳侍朝夕
騰裘褐初解綬黃甚新彼陽羨有佳山水玉潭東舍溪

南嶽洞靈仁祠仙觀邑子鄉導窮年勝賞茲仕於斯其
樂如何有以賀義方之慶輕少別之戚伯仲羣從類其
詩文亦命小子璩繫於編末時皇帝御甲子赦令之後
一月也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七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八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物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愿恭
文敏渴善好學今茲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
中興之運光啟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
巾筮仕偶得佳境况青春之年綵衣黃綬出則爲政入
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脩修之不息異時必復此其推
輪歟追思童年游寓茲地煙潭雲洞杳襟靜深邑中諸

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有衛許
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徵不腆俾叙夫群篇

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觀省序

每歲儀曹獻賢能之書于王然後列於祿仕宣其績用
耳小司徒以楚金餘刃受詔兼領彭城劉禹錫實首是
科始予見其艸已習詩書佩觿韞恭敬詳雅異乎其倫
及今見夫君子之文所以觀化成立憲度末學者爲之
則角逐舛馳多方而前子獨居易以遜業立誠以待問
乘是謙慙退然若虛况侍御兄以文章行實著休問於
仁義義方善慶君子多之春服旣成五綵其色去奉嚴

訓歸承慈歡與侍御游久者賀而祝之曰太丘之德萬石之訓亦將奉膳羞於公府敬杖履於上庠公卿無慙龜組交映不待異日而前知矣鄙夫既識其幼乃序夫羣言耳

送前溧陽路丞東歸便赴滑州謁李尚書序

昔路溫舒舉孝廉補石邑丞以二千石竟用文學推重漢廷今路君亦果於修身敏於試吏經術以端其行歌詩以導其辭罷溧陽丞累年矣廉故居約謙故後時塵緇逢掖不枉其道今自京師抵東吳且曰滑州尚書公之鎮南服也嘗假從事公實知之今將謁轅門以修賀

詞整羸車以便歸路申舊展禮無所恩累焉然而三揖善價之來雖欲逃之難矣膳部郎楊君之出也亟稱舅氏之賢徵詞於我敢附仁者之贈以宣不腆之言且嚮之溧陽猶古之石邑重之以賢侯盛府以發其道異時漢廷之慶又何疑焉闡然日彰在此舉矣左補闕權德輿序

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閱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諫曹爲言時相君爲吏部郎崔爲右補闕因相

顧曰直言者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子撫手賀之以爲
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滿歲西遊
岷峨丞相彭城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府
檄計事至于京師獻歲迴車漉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
敏而文策名於大府叶志於元臣搏迅鸞翔曾雲將賀
不暇給而別何爲愴衆君子中歡皆賦使鄙夫類之

送商州崔判官序

商於之地與郊圻接畛藩部條職顓達於京師且有賦
輿得署賓介今二千石以宗室貞幹自中臺郎出守首
辟博陵崔君溫恪廉清且以文敏緣飾三命官至汜水

主簿吏理有聞以中外之勲華文雅所憑者厚遊必有常翔而後集然則君之委質商之報政二者其相用乎園綺風聲夢想如在古祠喬木爲寄遐心

送右龍武鄭錄事東遊序

子弱歲時從師於黨塾鄭生已用經術上第誦古先格言圓冠紳帶綽綽溫雅里閭僑居年輩爲長迨今踰二紀三徙官至親軍紀綱掾青袍化緇斑鬢如艾徐道舊故悲歡相因以鄭生之理文修行而職業未稱得不爲大來之將然歟抑食浮於人者或腊毒歟予不知也今則請急於環列遵途於江介懷舊遊也吳中多賢士君

子居易求志爲子多謝之

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

使君嘗以司直佐黔陽黔陽之政舉又以贊善守寧夷
寧夷之人又乃今以周行慰薦詔領海豐天慈覆露無
有遠邇及夫書於循吏爲後法程則古人交趾九真之
績與河內潁川固何以異焉知今日塵蓋不爲使君南
溟之變化耶追思從兄秀才爲使君門閭之賓曩歲晤
語備徵理行愴族屬之凋零益睽離之怊悵事可覆視
言爲不誣朱轡郡節三伏就路衆君子祖道或賦列爲
一編延頸屈指在徵書北轅而已

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

子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列校冗員涵泳文誼
生以旣不得調迺反初服與計偕子放浪於江湖間因
爲東諸侯辟召旋忝朝命與漢廷臣並行於西垣南宮
中時生窮閭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
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
豪游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使操刈楚之
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偷之目而已耶今之
出青門結黃綬筮仕賦祿於東南之輿區且曰外兄州
尊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徃而不薄於中都官誠有由也

然則郡齋言詩幕庭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
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舒方宜會合坐歎離索
追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塘里巷疑在前日各有斑鬢愴
茲離襟又何可言也爲予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
廬江晉陵已爲二千石表率今當明天子守臣之寄爲
仁由已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
爲曹丘耶但交賀而已

送徐諮議假滿東歸序

徐生用經術歷大學太常二博士諮議于玉門徊翔于
天朝褒衣赤紱官品第五移疾請告歸息于讓王之舊

鄉其進也量力其退也修性斯可嘉矣國朝禮文酌損
三代最爲詳正生所洽通而又采獲古今亡於禮者考
論稽合頗有條貫故顧居守夷仲徐左曹元封今歸侯
公和皆深知之生喟然曰州閭達者凋落太半吾過懸
車數歲已爲壽班在下大夫不云賤况天爵貴於纓冕
田廬樂於都邑思雲臥水宿食稻與魚則華棧列甍不
如是之適賈勇於退不能留行可以言賀胡爲愴別鄙
夫嘗游息三吳間殆三十年每耳聞水國如話鄉黨則
徐生亦吾之僑舊也可恣情聊商皓遠矣以不才者處
之退朝隱几幸類休沐江海之思油然而生適因送歸

愛此行色時歲荏苒去異稔無幾何多疾早衰筋骸日
耗乞身自便雖未敢言涉江而南聊寄夢想秋九月太
子賓客權德輿序

送李十弟侍御赴嶺南序

士君子之發令名沽善價鮮不由四征從事進者翔集
翰飛蓋視其府之輕重耳則侍御之今日猶鄙夫之昔
時也因想昔與今徐方連帥王僕射德素盛府主公楊
尚書達夫同登龍門於鍾陵爾來二十年矣二賢以大
僚碩望當明天子注意分閩之重鄙夫顧無所用亦五
叩中臺俯仰印黻以過量自愧追懷恩舊敢忘其所自

耶況侍御溫良敏肅用文術自贊初爲州里所舉俄屬
聖朝以舊勲推恩累更祿位再至京劇今茲簪法冠駕
輶軒感於已知不計勤遠又焉知圖南水激之變化不
在此耶旣賀侍御所從又悅達夫之舉賓主之間仁義
所在焉款門告別思以言爲貺至若洪範之攸好德盤
銘之日日新皆侍御所執也今何言焉敬謝達夫慎夏
自愛無金玉爾音而已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
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元津之一派乎吳興長

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州徹
上人心真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
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水玉相扣
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視三伏則淡
然天和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覽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
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絕勝東晉逸民多遺身世於
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
輕舟泝淞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
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
以離羣爲歎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予此歲時遇渾淪於荆溪徒見其山中巾羽衣有玄古之貌瞻敬不暇未遑問道倏然一別俄六七年今茲獻春相訪于練湖之濱藥囊藜杖就館于我叅希夷之旨析萬物之理皆發於全樸冥于大通一作道非夫人之

爲道道烏乎在嘗以郭氏注莊生之書失於脗合萬物物無不適然則桀鶩饕戾無非遂性使後學者懵然不知所奉因自爲注解并作三十三篇指要佳言精理時出古人之右矣夫然者睹其容則鄙恹無自入聞其言則和易浹於內兩忘所得得之至也旣而振拂屨杖冷

然遠遊遊洞庭涉廬阜然後揮手人世南登衡山將長
往而不返耶或暫遊人間而不可得見之耶予風波之
人未脫世累得以愚薄自全靜每造適今日之別在於
忘言

送崔端公赴江陵度支院序

今年春上始命二小司徒主量入經費之節辨繇賦權
筦之法皆內有郎吏外有從事多冠惠文冠分道將命
督課郡國其或才軼羣倫望重縉紳者則總二府之職
而兼領之故執事有今茲南荆之命用能選也初執事
以名聲文采爲士林所仰方退然深居於華陽僊府講

道肄業恬曠自居諸公之辟日至山下且以道勝於內
則出處不殊儒衣昂然徐就知己及叅總世物更居劇
職動成故事去如始至論文變則能窮損益之旨商功
利則能通輕重之權故數年之間三踐憲司赤紱在股
襜如褱博諸生榮之歲十二月自鍾陵抵江陵駟車卽
路不憚冰雪况騷楚遺韻楓江遠目在此路也清如之
何五言詩送別之始故自戴臨川蕭王二柱史已降皆
徵文既遠字用五而詞多楚者以地理所歷且行古之
道也

送張校書歸湖南序

子初與知柔交相見之禮而退雖未知其歸而意其賢
遠今七年方再會於鍾陵交歡歡甚言理理詣其容溫
然而不飾邊幅其中曠然而不施局鎬渴善好義困而
彌固締交親仁久而益敬其於官名虧成之際則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故年過四十方一命典校諸生以爲屈
善一作甚而張恬然儒冠峩峩不耻敝緼吟詠古道以文
自娛獻歲南征者以寓環堵於長沙故也亦將參質文
於屈宋詳歲時於荆楚楓樹千里片帆鳥飛晨征夜泊
無非詩興彼湘君帝子之遺迹江蘼杜蘅之春色皆落
君穀中矣而修軼者得無詞乎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
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
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
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枝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
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慤靜而用晦誠謙
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裏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
葦爲航游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尋陽羈旅
之中未始以進趣爲念鄙則不敏粗爲哲兄言之自十
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靜之士多鬱而不

發其間倚佳兵席勢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爲屠沽夕拖
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
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誼於傳置風流不
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況今
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羨自累行修於內者無
位而不作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
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
此略而不書

送從舅詠入京序

從舅詞甚茂行甚脩嘗見其緣情百餘篇得騷楚之遺

韻故江南煙翠多在句中蓬累江湖坎壈終歲而衣不
襲突不黔彼乘堅駟良滅沒於康莊者復何人哉繇從
舅而言可以言命冬十一月方以大袂單衣挈書笈西
遊且見訪曰子不試久矣道不可以終窶今將游上京
抵名卿以決出處其可乎哉德輿曰時有通塞道有顯
晦審時行道惟賢者能之今王度清夷紀律昭明宴安
迷邦是爲大謬是舉也得審時行道之宜矣又何敢規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九

唐權德輿字載之

序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爲稱首於公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等世好以約交道獲申十年之敬出處多故及茲再會久飽諸公之議今日得之心包犬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譽交大府之辟疾若機響不亦宜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盤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

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拂拭逢掖從容
長裾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贊
軍政俾介冑之下禮讓與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
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矟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
詎茲今茲一舉非圖南之羊角耶臨岐話別迭以勉固
志業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爲念此可略也衆君子
置之

月夜泛舟重送許校書聯句序

公範持江西辟書駕言卽路其出處之迹與婉婉之畫
鄙人不腆已爲之序引且吳抵鍾陵二千里而遙凡我

諸生愴離讌之不足序故再徵斯會秋月若畫方舟泝
泐笑言不諱引滿造適公範乃握管作三字麗句僕與
二三子聯而繼之申之以四五六七以廣其事如其風
煙月露與行者居者之思各見于詞

送王仲舒侍從赴衢州覲叔父序

士有抗方外之迹以世教爲桎梏者不然則必由於文
章之塗以其合大中導天理發於心術周於事業此賢
士君子之所以致思也太原王生仲舒從事於斯弱冠
秀發始以雅詞一軸爲士相見之贄予嘗學於此間世
多病方將自全於朴止所不知及覽子之文文達而理

舉溫潤博雅且多古風則曩時之心斐然復生所守不
固然也然則文變損益非鄙所知粗言士友出處之略
用以爲贈動而不繳靜而不味簡而不峻通而不雜此
吾徒之所夙夜也固在子之殼中耳行旅之虞不足以
誠執事自由拳抵信安途不千里奉板輿之歡赴竹林
之期况新安江路水石清淺嚴陵故臺德風藹然漁浦
潭七里瀨皆此路也二謝清興多自茲始今日出租可
以言詩

送邛頴應制舉序

邛侯文似相如而檢度過之則令名貴仕何逃吾殼故

前年舉秀才上第今之應詔詣公車方今皇明照爛茂
遂生物修西漢舊典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而之子世父
冠貂蟬叔父冠惠文皆以清詞重當世則文學政事子
之家法冥冥辰天實自茲始因想夫危冠博帶與諸儒
受詔論思應對於彤墀之下亦當明三代之損益厚七
教於風俗使百執事傾聽屬目成聖朝不諱之盛夫如
是則鄙夫安於南畝得以柴車角巾展歲事於田畯歌
由庚華黍之詩爲惠大矣若與彼滔滔逐進者汨其波
流使冕錯董仲舒之徒頡美於漢非始望也邱侯勉旃

送嶺南韋評事赴使序

大夫杜公用德禮威信訓齊南海居二年以部從事傲
召京兆韋君君溫文裕盡銳於術學在綺儒青衿之歲
粲若冰玉年方冠仕至廷尉評擁大府之傳赴賢主人
之命其徒榮之且榱桷巨幹不產培塿則知天鍾茂美
亦多在代德其要在聿修之不息而已彼吏理與將命
事之細者况新發於硎鋌刃溢匣不折不缺之誠豈足
爲執事道耶予嘗被公辟書辱在下介顧以多病不敢
遠遊南方蘄執事者芳訊見及則詳言美化佇爲中和
樂職之頌以抒下情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正字服儒服修儒行餘力則緣情類事作爲清詞通歷代之歌詠稽其質文總其要會嘗出其所製三百餘篇以示予皆淨如冰雪粲若組繡言詩者許之結廬江南退然食力奉詩書屢杖爲膝下歡蓬蒿晏如不改其度每週一勝境得一佳句則怡然獨哂如獲貴仕豐祿恬於進趨十年於茲或謂之曰邦有道以貧賤爲恥時可動以晏安爲累况君族父相國以文武重望爲國宗臣澤流北方勲在王府安人禁暴掃天下之災稷開府辟士走四方之才雋至公之府者惟恐後公待之如已失况乎宗族之內有之子之才耶相國元昆今左常侍漢

陽公之領郡丹陽也予方僑居別部備辱嘉薦亟游其門當時已見君新詩盈軸日至鈴閣夫如是則其歡舊矣又何疑焉正字仍巾車撰日視遠如邇且以俟檄石駟傳車而後行者爲隘吾徒偉之想夫趨轅門會竹林旆旌之下時獻歌頌亦一時之盛也予以貧病不能遠游美太原之茂勲感漢陽之深眷送子于往實獲我心况與君同居里門靜賞湖月亦云舊矣辱命爲序所不敢辭

送陸校書赴秘省序

陸氏爲江南冠族子容一門特以文章行實振起風緒

叔父羣從歲爲儀曹首科子容亦再登甲乙讎校書府
由是君子謂春官天官之舉不失人子容之名不過實
歲七月將沂江流入京師途出練湖濱訪予言別子業
以貧病不能自振方具簞笠鉷基耕鑿吳門子容以名
聲文采官游上國吳秦之遠道出處之殊致在此別也
情如之何子容諸父深源方源我族之出有早歲游處
之舊故得君之道因是而深別離愀愴亦用加等於序
引也所不敢辭

送元上人歸天竺寺序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

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旣而得元禪師師早誦大乘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爲外見所雜旣得之患爲內見所縛今元公翛然於二見之門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絕境天竺又經行之靜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與觸物成化而不爲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送道依闍黎歸婺州序

予與惠公游十年而惠公以其徒依公見訪嚮然之和

發於眉宇得其道者不待言說子嘗欲黜健羨遺名聲
不使塵機世想滑昏靈府故每隨播紳士則神息與依
惠游則性勝蓋循分而動亦境所由然上人以東陽爲
山水佳地且生約二德昔所游踐况雲洩石室花發桃
巖是二精舍爲東南甲乙乃振緇錫泛然而行道機法
樂盡在是矣如僕者牽攀世教未得與師爲方外之游
遐情幽賞期一二偈疏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行爲士本文爲身華其或好華去本失之彌遠鄙人結
廬湖濱宴息多暇常默以此求士於去年得重表甥榮

陽鄭公達兼是二美早爲時賢所重專學懿文發於韶
州溫純積中晦而不耀非其徒不苟合非其道不妄動
其於服先訓食舊德以日就章大衆君子識其將然子
之元兄早歲登賢能之書名聲籍甚而能在險立節拔
身幽陵乃居諫議乃服金紫言忠勇者是之今鄭生駕
言上國所以展友于之慶也亦當觀光筮仕俾花萼送
映士林之美將萃爾伯仲乎撰日言邁訪子告别子亦
漉旨酒巾柴車與一二友出送於野凡祖軼者請借賦
棠棣之詩

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

中丞頃持邦憲靈臺坦蕩中立不倚公輔之望懸於人
心者久矣大方夷道且無町畦持刀筆者忤害爲獄故
前年有餘杭之命左遷也大君端拱穆清深恤人隱慮
遠黎之不康擇可以宣教之者以餘杭風政表課第一
故有持節黔中之拜天之愛人斯謂甚矣受命之日庀
徒戒行鄙人以使者之微假道於此屬當祖軼辱在賓
筵敢宣于執事曰夫蹈全德者事無夷險播善政者地
無遐邇然則五溪之氓其將泰乎呂梁懸水尙在忠信
矧夫巴黔故地方鎮專達惠飭夷落興行禮讓然後翺
翔清朝羽儀百寮倚伏之數庸詎知不以此乎夫臨觴

捧袂愀然悽愴此兒女之仁也固壯夫耻之愚亦耻之
引滿舉白既醉而罷文則不腆蓋指事云

奉陪李大夫送王侍御使往淮南浙西序

夏四月戊午大夫公至自朝覲敷宣仁澤既浹辰俾從
事監察御史太原王德素將事於淮南浙西二府且修
好也初德素以行藝修明達於吏理由廷尉評而簪惠
文曳赤紱參鍾陵軍事公之入覲也主留府師旅之重
公之還部也領將命四方之勤自非和裕之才肅給之
用有嘉聞而無流事孰能與於此亦既撰吉日駟車鞶
鞶公乃備觴豆以祖之類歌詩以祝之小子辱從事之

未承命授簡書日書字者異乎諸府賓主之禮且以美德業也

秋夜侍姑叔燕會序

叔父至自東周第如新定就長子桐廬尉之養也途出雲陽德輿之僑居在焉拜慶之後式展燕餞掇蔬然枯以實圓方叔父諸姑既就坐羣從伯仲或冠或巾中外穉孺凡四五人差其長幼爲侍坐之列暢之以旨酒既醉不喧侑之以清絃中奏彌靜天天申申其樂無垠發之於恬曠得之於明教稍間則圓魄照坐微風入林殘暑盡銷清光交映歌詩類事舉節應觴覺視聽之內無

非和樂雖謝庭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興及夫情適於
中率禮無違亦一時也乃命編次其文且書其時時建
中四年之七月德輿操觚以序

臘日與諸公龍沙讌集序

清祝嘉平著於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
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
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况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
王舉手撫節盡一日之澤遣百慮如遺二三子惟今日
可以酒狂而不書是無勇也

送張評事赴襄陽覲省序

廷尉評張君以溫文敏直爲修身策名之具其於剡挹
風雅導詠情性成乎餘力粲爲清詞故嘗擁盛府之傳
誼士林之譽自中發外豈徒然哉春三月自鍾陵抵漢
南綵衣班然脂轄首路將欲問詩禮於堂下謁旌旆於
轅門漢南之渴賢下士張侯之清聲茂實翔集之美其
可逃乎僕以不腆辱鍾陵從事之末君卽我公之南容
也故得揖光塵於門閣接笑言於杯筯交歡而莊敬旣
醉而溫克樂未幾也別又繼之羣賢以地經舊楚有離
騷遺風凡今燕軼歌詩惟楚詞是數以官命輕重爲編
次前後云

送襄陽盧判官赴本使序

德蕩乎名名與實軌矣至有趨世狗物隨波同流茫茫
九有公是大喪故道直多棄行方則蹟鄙嘗病之今見
盧君君精辨自內直方形外曠然獨立以名教自任每
著文輒先理要而後文采至若罪荀文或評郭林宗發
明指擿意出舊史其旨在乎澄汰風俗掃鎮浮誕舉而
行之有補王度衡茅居息終歲自樂貞恒之心風雨不
改與夫叩角彈鋏不相遠乎中丞李公以清德重望秉
旄漢南辟士之日以君爲首非夫知精達識又焉能出
衆人之視聽延拔貞誨則漢南風政因茲而見駟騎蕭

蕭訪別蓬門元言清醕相會於遠君又授子以正名至
終二論鄙人亦出篋中幾銘名實論士行辨三篇以申
報貺

招隱寺上方送馬典設歸上都序

扶風馬諫茂直直方中和之性發於恬曠放言遺詞示
有餘力知名舊矣故相得甚歡觀覽其卷則警會心府
三復不倦若霜鴻清淚松雪孤映或諸生所不能至者
而茂直至之且多特操尤病苟進故調於南宮仕於東
朝戰勝無悶官閑更適適相遇于南徐俄愴離居官局
所係言旋上國子乃與一二疎放之客詣精廬上方主

人又以暇茗藉芳代夫飛觴舉白元言至論代夫握手
流涕時物具舉靈臺曠然晴江有楓千里在目茂直深
於詩者衆子以詩貺之

送前丹陽丁少府歸餘杭觀省序

丁氏子用文誼緣餘吏道尉丹陽三年嘉聞籍甚罷去
之日以綵衣歸田廬邑中諸生愴離譎之不足俾子序
羣言以爲貺且著作繇經術進偏覽東觀石渠之奧殆
二十年然後以華髮赤紱歸休里第巾安車理農政視
纓穀聲榮與糞壤同矧餘杭有山水仁祠爲浙右之冠
想夫人持琴書履杖視朝夕之磨咨諷古義發明隱伏

煙蘿魚鳥在動靜間夫如是焉用以少別爲念

送陳秀才應舉序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潁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覩止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踴驪驪橫干將恬然褰衣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濱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惠然見別予以鄙略亦嘗志於文頃年迫知已之眷辱霑官命故每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

者其於餞輒或諗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送紐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紐氏以儒者衣冠訪我于衡門之下
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
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
東南之士士至者必循分加禮絲是褻衣之徒耻不登
其門故殿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賦若以序故臨
海守李君子從父戶部郎皆以六義風騷爲師友又賦
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內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已
以進今茲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已任豈虛也哉辱徵不

腆是用詞達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清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游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